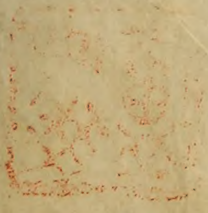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3
A1
1746
v.10



外集卷第十九　　集六十九

書四

荅宋咸書 至和二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荅玆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其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汩汩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

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秋

修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

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
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
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
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
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
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
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
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
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潁在潁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

樂也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修同否况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修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説何其譏之甚

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揖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修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手頼又奢之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其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被縱奔馳而可喜

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臠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修啓惠借顔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絶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𡙡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顔譜且留愚有未

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録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修再拜

同前

修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已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夘爲一百四十年乙夘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

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
勘卻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絶近次則
出湖南已爲稍遠詵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
嗽無悰姑此爲報修頓首

同前

修啓蒙疏示開蓋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
諭龔容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繳爲
明守而容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
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當兩

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修再拜　所推識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修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

蓋憲祔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録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修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修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鞦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修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修啓信宿爲况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

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
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
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
其時為幸修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
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修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
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墊日以謂十日尚遠遂未曾
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奠期遠近為一兒子患傷寒

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後〉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塋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修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鬭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洽命不用邪若塋期未有日可待卽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修文字簡略止

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録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録呈尹氏子本誌韓太尉别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塟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修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修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奬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已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爲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

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苟見信甚幸或俾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爲人來求者多冀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爲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賢有成曰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令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修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閤儀帖

入閤之禮起自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

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修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閤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内殿起居又復入閤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閤本制也然不見初起年代令乃入閤却御前殿自此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閤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尚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遂爾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為玄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閤之漸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

延英便殿亦謂入閤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延英入閤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閤唐末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閤自後唐至國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閤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閤尤誤說也修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歸一作曩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羑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

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輙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

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諛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輙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三年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

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

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驂

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纂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録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外集卷第十九終

外集卷第二十　　集七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戚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

之所為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

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

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鄉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滿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謚議

贈太尉夏守贇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謚莊一作壯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實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寓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

朝用此尤加奬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
憂選任居首遄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
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
以節惠謹合二灋謚曰忠僖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
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啟
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

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
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感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
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
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修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
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修不孝罪逆顛天地鬼神哀憐
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

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稿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能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寃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

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户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某比若獲解郡章許還里閈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之時行輙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

清飈而散隂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饗

祭金城夫人文

修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修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塋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

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益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潁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逢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二十終

於久念昔居潁於生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

衆而不譏臨於得而不滯淮語知乎於於世誰信乎

直於朝無遷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

而不可謂之益者其之至謀於方身濟於國者而名已

鬱之[illegible]富與貴不惑之[illegible]於而名與不[illegible]也

譜

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桂里

歐陽氏之先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至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孫分立於江南海上受封於楚爲歐陽亭侯亭侯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子孫

遂以爲氏漢高滅秦得無彊七世孫搖復封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之後因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於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居千乘者曰和伯仕於漢最顯世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是也其居渤海者仕於晉最顯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兄子質以其族奔長沙由是子孫復居於南仕於陳者曰頠威名著於南海頠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於唐尤顯皆爲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

海爲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生和和生雅雅生效效生謨託詃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八祖之後盖自安福府君以来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於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統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三十年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於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其與

麗兄之子乾曜又登於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今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餘休列官於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禄辱也適足爲身之媿尚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傳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

所以行於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歐陽氏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於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嘉祐四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孫脩謹序

譜圖

景達 生一子
僧寶 生三子
頠 生二子
紇 生四子
詢

				詢 子生四				
				長卿 闕	肅 子生一	倫 闕	通 子生二	
盛 闕	遂 闕				顗 闕		幼明 子生一	幼讓 闕
			約 子生一				衵 子生二	
亮	德	器	胤				璟	琮

自琮以下七世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萬

以下世次如左

萬 生子一						託 生子三
和 生子一						鄠 闕
雅 生子二						
敎 生子三			楚 生子三			
謨	託	誸	堂	弘	戉	

梆 生八子								
俊 生一子	伸 生一子		儀 生四子					
翺 生一子	宏 生二子		猛 生二子		谷 生二子		寬 生四子	
葛	至	起	綬	麗	煥	炳	曦	暐

			伾 生子一			信 生子一	偃 生子三	
		載 生子一	素 生子三			端 無子	觀 生子二	
晃	煦	鑒	霈	曉	藹		昞	脩

					佺生一子			倣生三子
旦生二子		曄生三子			翦生三子			頫生三子
宗古	宗道	宗顏	宗閔	宗孟	進	凱	勳	羽

景

昱

頵 生一子

頊 生一子

玶 闕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踈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於吉州

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郴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

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

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德

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横溪保之

灩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

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偃第三十六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

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

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宦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爲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偃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爲靜江軍團練使據宋輿所攷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爲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

十有五葬曾家庄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爲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倓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儆第四十三仕皇朝爲許田令葬奉新累贈

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翺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爲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爲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

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爲人方重寡
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
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数十人爲政清廉
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
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
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

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大君鄭氏累封
魏國大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
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
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
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禄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
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

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

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頡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閬饒八州為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顗為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瑱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一二卷十終

譜　牡丹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鸜鵒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

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鑱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嵓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頹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為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

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鑑者尤發墨歙石多鑑惟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寄者必異

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斵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

也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鄉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絶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閤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其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

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二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崘一作混淪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

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一作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

獨鍾其美而見辛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

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得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鞓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蘂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麄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蕚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黄

一擫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麄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擫

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黄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蘂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黄者千葉黄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黄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黄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見其樹知爲其花云獨姚黄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

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斵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駞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

腰帶鞓故謂之鞓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本一作其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擫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擫之九蘂真珠

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蘂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

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

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

音篆

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

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提張家園棠 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朶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揺以蠟封花蔕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斵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

篦子人家治地爲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蒻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

之法也用尾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

醫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黄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稾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

堂記余家集古録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閣而凶訃已至于亳矣盖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外集卷第二十二終

矣於是可不惜敬汝言以傳兩家子孫
戲君讀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大書大
復於圖而以告已呈于東先生盡其餘筆於此
胡於什襲于其家丈夫人於意以楳本遊乎
史清令於家先古魚自有谷公所書

雜題跋

書李翺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槀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

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虡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

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應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

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于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

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

一作識其性當讀一作後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始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秦漢閒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一作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況廼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而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翱憂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景(一作皇)祐二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秖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茍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

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

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
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
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
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
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
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
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
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

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

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
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
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修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

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
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
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
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
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
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
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
（一作）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
緘（一作緘）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

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鸎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

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一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携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修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修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修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耶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

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

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有當字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

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

怪使人見輙驚絶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修題

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爲工以其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無有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輙驚絶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修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

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内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虚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

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寳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

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
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
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簡
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
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
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絶世
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
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
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

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功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妙）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絶而非

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
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
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
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
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
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
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
修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嘗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閱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

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内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

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

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　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

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黄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二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扃鐍甚嚴至和元年

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容諭
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
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
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
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
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有司若聖君有意崇獎
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
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
舊制不通外人也貞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爲丁晉

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趍務
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
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闃然吏人
共守空院而已職隳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
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
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
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狟皆在屏
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

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内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徘徊盡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

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二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遇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

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
飛蓋終身之恨爾熙寧戊申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
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
余家藏此盖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
居士

外集卷第二十三終

近體賦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糺出中外羣臣皆歎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修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

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
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
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
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
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
帝明主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修德修政則變災爲
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
進

武 推誠應天
賦 豈尚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適見以時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令惟善則降祥德苟至令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

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瞑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人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

差久未服宜講廟謨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飢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刼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

上一言之出令誰敢不從百事責實令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顧諮侍臣之講說詳陳古事於聽一作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雊于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僭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閒直言之狂斐惟蕘愚衷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盖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

於旒扆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 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瑳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内明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内含其美雖禀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禀爾

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器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礱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籍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

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詩
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
西琥東圭捨規摸而安劍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
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
曷視故揚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璵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陛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
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迩以同彰
稽往諜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

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
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
孰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
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
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偪下
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愼卑高必貴乎不瀆上
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一作高列辟
下陳由陛慶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
臣庶之弟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

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予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寶構萬杵遂歡謳
照爛雲甍麗回環璧水流冠童儀盛魯耆舊柱德同周
舞翟彌文郁橫經盛禮修徽生聽昕鼓頤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土之職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諜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

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觀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貽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修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室土既條但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爲夏之至要贊夫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

羣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鄧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歲豨飄翠羽赫奕展華旌
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盖輝映雜綾纓
且異文竿飾非同翿舞名竹宮歌迭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旋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褕俗復心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盖賤之尚貴德之義敦本着由抑末而始示不

[illegible]至寶而奚為捨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室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貽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

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
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實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
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
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
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
理實夫化於無爲致爾漢臯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
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
乎至儉地寶蓄而不啓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
咈

博愛無私詩

賞以春夏賦 天子行賞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蠢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攬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時而后執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恩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

執衡在氣爲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
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
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
育聡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
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已求其端而取象法
太蔟賛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
惠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
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爲
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

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譴在乎察動靜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愼亦由獮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祗畏天道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祗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
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
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
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
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
治乎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
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
罔怠致疆敵幅員之内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
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

孝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慶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吉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

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貽皇極眷懸恢以為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為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斲雕為樸賦 除去文飾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

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本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釁去山雲表尾鏤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龐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懲朽木

之識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鑿則
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
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
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遠淳曷若剞
劂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減其德乃真懿
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
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
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
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
方祠百谷之王採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
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
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
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
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
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
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

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禜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
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
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溢大川並走
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二拳椎輪生乎五輅
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為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
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
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
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
生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异哉祭尚絜誠禮惟

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範俾從敎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

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鞹而斷爲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柄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慱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

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剞劂斯主譏其後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其本周禮見振奇集已下續添

侯國修廢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禀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

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
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
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
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
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令世不敢
忘至文微微令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
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
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
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

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芳猷盖固帶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嘆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離黍何俟與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與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播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爲治之極則其

文廷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爲本焉致
邦儀之含厚

秋獮詩見古省題詩

幽籥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
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𢿙爲裘
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外集卷第二十四終

外集卷第二十五　　集七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闕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

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蒼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蒸民綱罟利人以為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犧神農黄帝之為世 疑 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

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朴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囹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

則誼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切惑

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儗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

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淳風之
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
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警人主之
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
之幾諸所以日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
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
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
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
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

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畧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横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遠（疑作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賾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遠乎人情之大實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

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責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

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夭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

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奥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

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兹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祲責州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與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

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末學膚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貴

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偽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疑不得以異物

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爲進士 疑 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爲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大清以爲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爲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僞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

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土
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
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
貢謹士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
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
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
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
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竒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
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絕其僞而已若乃

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爲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叙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中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

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行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捄溢即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燿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

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眚災肆赦帝典之輿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眚苟癈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方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

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簞者
不能救饑持戟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
啟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
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
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
歸偃息既久坰野之須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
歲行互市頗積縻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

兵不可以闕供吏落仰資於善價寖爲經制著在

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邉關

之條禁遂弛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

民畜豢惟聖治務廣芻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庌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廐禁原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盡牡荆以指麾包虎皮而載戢聞一作間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

内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狄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蓄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爲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詆庶之貿遷施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寳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實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詆庶則懼乎起姦顓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邰封佐堯而爲農師居豳成於王業綿綿之瓞本仁積功膴膴之原聿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遡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邱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無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析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析理奚長

諒玆俊髦精于經傳數言條對勿尚猥并

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邰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遠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扆即神皐以開壤據澗瀍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卯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爲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

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霤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圮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與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
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
蕃各有爭心必虞疆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
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
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
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
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
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秉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

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
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
之尊王道之寖微寖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
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遲賢之
席行則馳褱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
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
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
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
儁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檮昧之微舉皆管淺之

說夫欲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 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闕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閫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卽明爲恥傳春秋蒙誣豔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

卯賦被蠆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蠆尾
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歎其遺愛者哉子
太夫慱識洽聞強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
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千篇
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徵之以才識
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勛
華之閎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
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

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
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
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權酤之不可除
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
之者骫骳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
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
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
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
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

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爲梗槩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

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誡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爲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耻惠人者子產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歛故被以蠆尾之謗夫傳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

推惟一作而行之非爲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豔豈邸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蠆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既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耻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孱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噍

殺嘽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行則一作雖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慨形言孟嘗所以抆泣斯則樂由志華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爲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爲詳悉傾竚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

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爲大中發之爲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盖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爲之防爲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爲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爲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焦殺嘽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

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墮睫六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慼西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一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

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閎規治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保圖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

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清論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

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熈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化故淮事惟能丕揚於景鑠逺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别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為比並列官叙教於民人羸政并諸侯之疆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搢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末流貴因循而不比崇疑民被乎無爲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

郷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尊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涖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

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既難於殫見蒭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之真著課者未見其實之當故列職彌衆從事益煩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故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入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乃官設雜於冗遂其宗周之以勸善不賞者罰人以未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御王家爲職其繁然由官以會要作之隸賞賢者尊